



少年鍾敬文

央柳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少年鍾敬文

央柳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少年钟敬文

央柳著.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6.10

ISBN 7-5360-4846-7

I. 少… II. 央… III. 钟敬文(1903~2002)——生平事迹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21054号

责任编辑:邓裕玲

封面题字:连家生

封面设计:林巍

插图拍摄:陈宝荣 林海群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台山市华宁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毫米 32开

印 张 10 6插页

字 数 220,000字

版 次 2006年10月第1版 200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4000册

书 号 ISBN7-5360-4846-7/K·118

定 价 2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千秋岁

祝钟(敬文)教授期颐晋百岁

少年守拙。万卷勤工破。为
奋进，求渊博。渡瀛归负笈，
“民俗”详勘索。淳盛化，洪炉
锻砺殚开拓。伟誉光龙国。
荣寿延年勃。高德望，声华阔。
祝期颐晋满。嘉庆臻超百。康益
壮，伴随岁月健精魄。

2002.元旦

瑞鹤仙

敬悼中华民俗学鼻祖

刚歌祝寿调。忽闪文星坠，
山河恸悼。教坛失师导。数一生
伟绩，俚谣探讨。“民俗”显
耀。享期颐、才思壮佼。淳拳
拳，琢玉树人，桃李继扬风藻。
公报。家园老少，痛望京
华，悲听讣告。遥思哀吊。追魂
缈，瞻像笑。缠乡情一缕，招回
故土，化春泥护花俏。立楷模，
启后光前，德唯碑表。

2002.1.12

負笈離家七十年經霜歷剗志
彌堅殫神探索爲民俗致力推
陳煥教壇國瑞文宗稱泰斗人
綱典範立師嚴今朝故里欣溫
飽場像紀公勵後賢

乙酉中伏
央柳詩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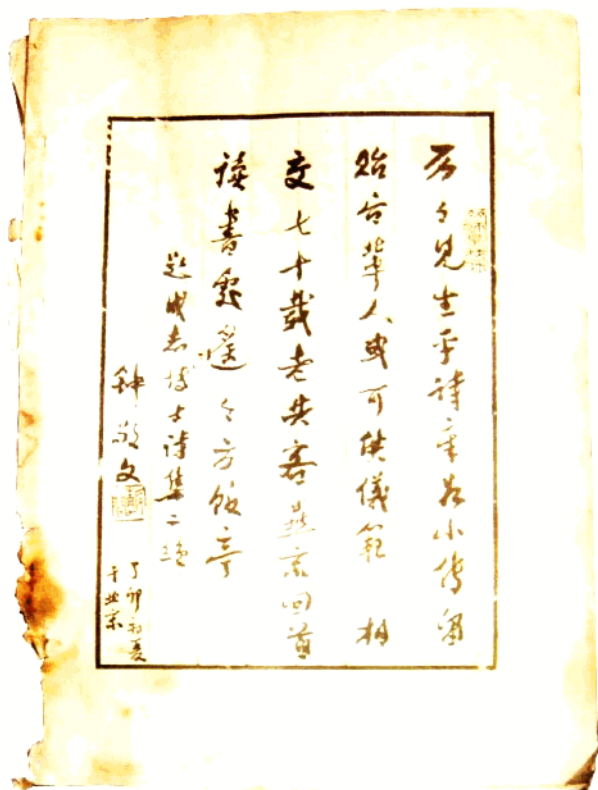
作者題海丰钟敬文广场诗并书



(摄像:夏逢)

简介

央柳，原名林克智，号彭湃故乡人、静得轩主。一九三二年七月生于广东海丰县公平镇。多年来致力于民间文学创作，曾在多家报刊发表过作品，搜集整理《海陆丰农民运动革命故事》、《红海湾·黄江河畔民间故事》，著有武侠章回小说《南拳王刘阿梅传奇》，诗词集《烟柳琐春宵》。名列《公平镇志当代人才录》等部典籍。



钟教授“手迹”题当年陆安师范同学杨承志博士诗集

钟敬文故乡 海丰公平镇



出生屋在山脚村钟氏祖祠右侧（原貌）



出生地原公平镇山脚村



故居位于公平镇鱼街75号（原貌） 故居内的兰窗书屋（原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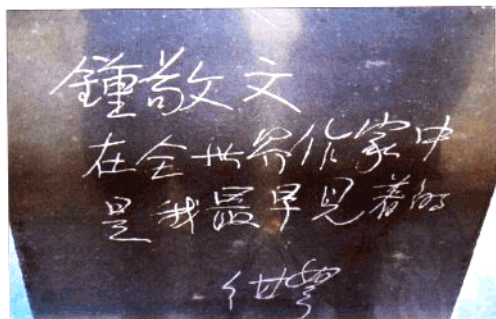




合编《三朵花》编辑，林海秋烈士故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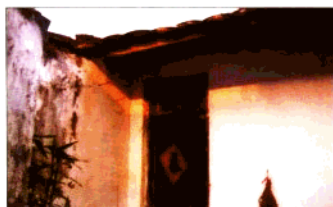
《陆安日刊》（原件）当年发表作品园地。



聂绀弩（聂畸）题词



当年祖父测试商号招牌字的街道



启蒙老师蔡义浩先生执教的
“子曰馆”

吕跃池先生执教的黄氏“养中
私塾”（原貌）



当年重阳节登临“红岭”抒景感慨拟要建起像“都江堰”那样，来驯服“罗鞞水”（现称黄江），除洪解旱。今天理想实现了，建成库容达33070万立方米的“公平水库”。



得趣书室是彭湃组织“六人农会”的发祥地，也是《三朵花》的编辑部。



方饭亭是纪念文天祥方饭被俘的圣地。当年曾在这里抒景吟诗、应对、讲故事。



陆安师范，在此读书时，感受了“五四”春风，与同学一道上街宣传，抵制“日货”。

一代宗师的民俗驿路

序

叶春生

我见到钟敬文先生的时候，那是1964年冬，在河北巨鹿的田野上，我们北京师范大学的师生在那儿搞“四清”，那时他已步入了花甲之年。少年钟敬文我没有见过，这次从央柳先生的佳作中读到了。和我想象中的—样，一个活脱脱的少年钟敬文就在眼前：他英俊聪颖，才智超群，慈善而又带有几分刚烈的挑战性格；他专注民间的各项活动：唱歌仔、看社戏、讲故事、猜谜语、作对联、听渔女“哭嫁”、探“畚歌”风情、学“挥龙”“弄狮”等等。这一切，都为他日后登上“民间文学大师”、“民俗学泰斗”的宝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没有见过少年钟敬文，过去也没有人写过介绍他少年时代的文章。从他的《自传》和一些追忆往事的履迹心痕录中，可寻到一些蛛丝马迹。我从1959年考进中山大学那天起，就开始对民俗学发生了兴趣。大姑妈告诉我：《民俗》周刊上有我表哥的文章。到校—查，果然在中大《民俗》周刊第1期上找到了他的文章（招北恩：《广东妇女风俗及民歌一斑》），他还是中大民俗学会的第一批会员。大概因为我们的家乡云南河口是个多民族地区，我母亲又是沙人（壮族的一个支系），耳濡目染之故，我从小就喜欢听人唱山歌，沙人话叫唱“鸭伴”，直译为“人家的老婆”。我读高中时就收录了不少，还喜欢舞狮子、耍拳弄棒之类，

真有点吾师少年的风味，所以看到吾师少年的事迹正是我心仪中的楷模。我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版刊物上看到了先生年轻时的照片，一张是他和娄子匡、钱南扬等先生在杭州送别会上的留影，一张是他和夫人陈秋帆先生以及斯石鹿等在东京合影的，还有一张我认为最珍贵的是他和陈先生的合影，也是在日本留学时照的，他那英俊潇洒的模样和陈先生美丽端庄的形象真是天作地合的一对，我都复印下来了，后来我听说要出他的思想生平文集和名人照相簿，我把它寄给了少华，但在出版的文集和名人相簿《驿路万里——钟敬文》中，都找不到那张照片，我也没有了，少华也忘了，出自何处也记不得了，真是可惜！我自辑了一本画册，题名“民俗魂”，只留下了前面两张的复印件。

1966年春，我们受文化部的委托到内蒙古搜集“青山铁骑”的故事，筹备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庆典。我在大青山下察素齐镇采集到一个故事《夜袭察素齐》（篇名是我定的），老百姓在传说中提到，八路军有天兵神将相助，还提到一位领导人叫王经雨，一夜间头发全掉光了，民间说是“鬼剃头”。讨论的时候大家争议很大，正好钟先生到内蒙来看望我们，那时他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他说类似的故事民间很多，老百姓的想象力很丰富，也很奇妙，他年轻时采访过一个“宋牛牯的故事”，也有天兵神将相助，后来因近酒色，一个个化为石头。这实际是对胜利者的告诫。当时我以为他是即兴编的，现在《少年钟敬文》中，我找到了答案，也体会到一个民间文学工作者，寻访故事发生地，搜集各种异文是多么重要。

1984年秋，广东省民俗学会成立，他亲临指导，并回校作了学术报告，期间兴致勃勃地在校园里寻找当年与冼星海一同住过的宿舍。他记得那是一幢三层楼房，有天窗，冼星海常从小阁楼处推开天窗拉小提琴。我带他看了几幢类似的楼房，他都说是。学校有关人员也没有文物意识，没有用心寻找，致使现在把

冼星海的塑像放在东湖边的小树林里，大部分学子还不知道这校园里还住过一位伟大的人民音乐家，还有他的同室好友，他们都是我校杰出的英才。

1989年他应广东省委之邀，来穗参加纪念尚仲衣教授殉难五十周年活动。从广州到深圳到珠海到中山，一路由我和省党史办的一位处长全员陪同，这期间谈得最多的自然也是关于尚仲衣——一位坚强勇敢的共产党人，曾任中山大学教授，第四战区政治部宣传组长，钟先生在他部下任上校视察专员，与他一同寓居东山，称他为“朋友群中最热肠”的勇士（1939年诗）。其次就谈到了现书中写及的诗人聂绀弩和农运领袖彭湃。这两个人物对少年钟敬文走向文坛和革命道路（我一直认为钟先生是个标准的党外布尔什维克——我在十几年前的一篇文章中就如是说）至关重要。在车上，他还不时念着彭湃那首歌：“咚咚咚，田仔打田公；田仔做到死，田公吃白米。咚咚咚，……”他说：“这首歌在海丰是很流行的，彭湃是借旧瓶装新酒，不过他装的是好酒，不是假酒。现在假酒很多。”还是少年钟敬文的口吻！他很称赞聂绀弩的诗才，更欣赏他的为人，话很投机，大家一起吟诗联句，促膝夜谈，从《三朵花》、《广东群报》到《申报》、《晨报》的文章，再到国内外形势，无所不谈，且英雄所见略同，从此结成刎颈之交。一回到广州，他就急切让我带他去找中山五路的昌兴街，说那里过去有几家专卖进步刊物的书摊，如《新青年》、《新生活》、《觉悟》、《挺进》、《赤心周刊》等，都能买到。钟先生年轻时常到那里，只看不买的多，因为没有钱，还遭到老板的白眼。经反复查看，他认定是现中山五路新大新百货公司西侧的那条小胡同，可现在一间书摊都没有了。先生似乎并没有惋惜，仿佛一切都已在意料之中，这次特意寻访，只是对他青少年生活的一段追忆。

央柳先生的书为我们描绘了少年钟敬文的形象，在一幅幅潮

汕社会生活风情画中，犹如“雪泥鸿爪”（钟敬文自述）般烙下他成长的印迹，一位民间艺术家走过的道路，一位爱国爱乡的人民学者的风范。我年轻时候在潮汕地区呆过八个月，后来又多次造访，略能听懂几句潮州方言，所以读来倍感亲切。既要保持地方色彩，又要顾及语言的规范化，这也是我们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一项准则吧！

是以为序。

2006年4月30日

（作者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小 引

我与钟敬文教授同里邻巷，很早就听到长辈对他的介绍。他出生在距海丰县公平镇约二十华里的山脚村，他的家庭是以商养农、又是书香门第。钟教授从小在祖父严训下，勤读《三字经》、《幼学琼林》、《唐诗三百首》、《声律启蒙》及一些格言书。四岁就能创作童谣、山歌和故事，五岁能对对，六岁能作诗。十岁随家庭搬到公平圩居住，就学于蔡义浩先生（1873-1943年，海丰县名儒）主讲的“子曰馆”和公平敬爱堂黄氏“养中”私塾。从此他在学习古典文学中走上了正轨，孜孜不倦学识了《国语》、《左传》、《战国策》、《论语》、《孟子》、《列子》等文章。在诗词歌赋方面也吟诵了《诗经》、《楚辞》，汉魏六朝名篇及《全唐诗》、《全宋词》、元曲、清八股文。他在古典文化的熏陶下，于这个时期写过一些文言小说、通俗的民间故事、格律严谨韵声和谐的诗词及琅琅上口的民歌。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有缘接触钟教授早年在私塾的同学钟贻谋（1900-1973年，曾任广东文史研究员）、林树槐（1905-1982年，曾任中山大学图书管理员）、江济忠（1907-1986年，中学教师）、蔡举恭（1895-1969年，一生从教）等，常常谈论与钟教授的书文会约、日常琐事，我就记录了当时所发生感赋的诗文，及钟教授在陆安师范毕业后，回乡办学当小学教师、会识了聂畸直至他离开家乡，往广州半工半学的经过。与此同时我在工作中，接触当年陆安师范的教师陈绍哲（1897-1980年，曾任

《海丰民国日报》主编，解放后任海丰一中、汕尾中学教导主任）、及当年陆安师范的学生张云飞（1897-1990年，国共合作期间曾任国民党海丰党部常委，大革命失败后流亡印尼日里，解放归国后任海丰县侨联会主任）、钟维华（1889-1967年，彭湃的妹夫，一生从医）……讲述了钟教授在陆安师范求学的始末和他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抵制日货、及彭湃先烈会见钟教授的经过。指示钟教授与林海秋、马醒创办《三朵花》的白话诗文刊等。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响应“改造旧城镇、城市居民下乡插队”的号召，全家到离山脚村不远的岭下村落户。我承包副业，拉牛车长期驻在山脚村，运载松柏尾、松柏柴。工闲与山脚村上一辈，及同钟敬文教授前后出生的童年伙伴，他们更是具体、真实地介绍了与钟教授一齐在环乡河游泳、做鸟笼抓鸟儿、掏蜂窝、用田土坯砌窑焙蕃薯、攀登村背的帽仔嶂、闯过南崑山去采山稔找山柿吃，有时还去逛坑口庵、吃月华斋姑的糖粥，月华斋姑一见钟敬文，如慈母爱儿，无微不至关心。有时再攀上大照山去看龙谭的“仙龙鱼”（野生鲈鳗鱼）……

另一件是钟教授的堂兄钟茂辉（1894-1984年，是位公平圩的绅商）与我家世交，经常到我家坐聊，也漫谈到钟教授和他一起的少年事，他告诉我他的堂亲四叔婆是上沙庄的闺秀，早年她随父兄往省城读书，与另一个学校一位省城的同学谈恋爱，给她父亲知道，勒回原籍，后来经人介绍与他的族亲在省城经商的四叔公结婚。婚后未久四叔公暴病身亡。孀居的四叔婆经常教谭宗习文学咏，自谭宗取录师范后，真凑巧他的班主任就是四叔婆早年的恋人，在谭宗撮合下终成眷属，当年订退婚合约时是他主持的。

十多年来我深入采访，忠诚记录，把零碎的素材，经过几次的整理才纂编成集。在这一系列工作中，给我一个感受：钟教授